

“红色守候”一辈子，九旬“守宅奶奶”义务讲党史传火种

本报记者郑梦雨

几根梁柱，顶起的既是原中共浙皖特委所在地，也是一位老人的家。浙皖交界地，福岭山村，老屋墙上沉积着时光的痕迹：80多年前，革命烈火曾在此熊熊燃烧。

嫁入福岭山，走过新旧两个社会，93岁的林翠娥珍藏着红军留下的老物件，怀着的一颗饱经风霜的心，固执又孤单地坚守在此，向远方传递着山里曾经发生的红色故事。38年来，听过她义务讲解的不下10万人次。

她单薄佝偻的身体，站在这山村中，好像一幅静止画面。

一座山，一处老宅，一位九旬老人，四代人。

天井下的故事

“这是我的家，我结婚时就住在这里。”林翠娥指着边房说。

浙江省开化县何田乡柴家村福岭山，山高路陡，地势险要。隶属于中共皖浙赣省委的浙皖特委曾在此成立，办公场所就设在林翠娥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宅。林翠娥家兄弟亲戚10余人曾同住于此，后来相继搬走，只留下夫妻二人。

木结构老宅坐西朝东，面阔三间，墙上“红军政宣”字迹依然清晰可辨。走进厅堂，正上方挂着浙江省委原书记铁瑛所书“中共浙皖特委旧址”牌匾，下方悬挂着赵礼生和邱老金两位革命先烈的画像。

开化党史资料记载，1936年4月，开委休中心县委由长虹库坑转移到何田福岭山，由此拉开福岭山革命斗争序幕。1936年7月，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以及熊刚、刘毓标率皖浙赣独立团从休宁石屋坑、里广山来到福岭山，同年8月13日，中共浙皖特委在福岭山成立。

这是中共皖浙赣省委下属的五个特委之一，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成立的第一个地市级党组织。中共开化县、县苏维埃政府也同时成立，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，成为当时南方八省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红色根据地，在南方三年游击斗争史上辉煌无两。

浙皖交界地，福岭山村中一处老宅，这里既是原中共浙皖特委所在地，也是一位老人的家

嫁入福岭山，走过新旧两个社会，93岁的林翠娥珍藏着红军留下的老物件，向远方传递着山里曾经发生的红色故事。38年来，听过她义务讲解的不下10万人次。“我经过新旧两个社会，通过对比，我深深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

林翠娥在入党申请书上一笔一画写下名字。受访者供图

1953年，25岁的林翠娥与从部队复员、在邮电所工作的江光银结为夫妻，从此留在福岭山。山中生活平凡清简，发生在这个家里的故事，成为她最深切的记忆。

天井爬满青苔。茶余饭后，农闲之时，林翠娥就是坐在这天井下，听婆婆讲红军的故事。“七月初七天，打进开化县，打得反动躲一边，侥幸真侥幸……红军真正好，打的是土豪……”

林翠娥听婆婆讲，当年红军驻扎福岭山，这里曾是他们的办公地。93岁老人，讲到这里时声音响亮：“红军每次来往的时间长短不一，有的来了就走，有的住上半个月，婆婆给他们烧鱼汤，帮他们疗伤，他们也经常帮百姓挑水、砍柴。婆婆常说红军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！”

军民鱼水情，融进深山的每处沟壑。屋旁山脚处至今留有红军避险时的“红军洞”。林翠娥家中还珍藏着红军用过的老物件——编草鞋的“草鞋耙”、竹筒、木板床……



丈夫江光银参加过抗日战争，他的三个哥哥都是红军，大哥江光余曾任贫农团团长，后来牺牲。自从嫁入福岭山，林翠娥的红色情结，便深深结于心肠。

入党申请书

林翠娥出生在开化县马金镇，父亲在镇上开染坊，家境尚可。进入学龄，林翠娥踏进了马金崇化小学的校门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学生。“我读了7年高小……”谈起上学时光，林翠娥布满皱纹的眼角漾过一丝喜悦。

学习普通话、排练唱歌，《当红军》《松花江上》等歌曲回响在耳畔。上学背课文、做数学题，回到家有妈妈烧好的饭……那是林翠娥至今感到最幸福的时光。14岁时母亲离世，继母生了妹妹，本可以读女子中学的林翠娥，只能留在家中做家务，快乐的童年荡然无存。

读书时她不仅学会了识文断字，还接触了进步思想。“那时正是全国抗战时期，学校组织示威游行，我们举着拳头高喊‘打倒汉奸汪精卫！’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’。”她先后参加了数次游行。

“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孩被杀害在马金的河滩上，听到她高呼‘就算杀了我，将来还是红军的天下’。”“她只有19岁啊，是真正的英雄。”这些片段深深烙印在林翠娥的心上。数年后，她得知当时被杀害的是余云凤烈士。

1983年，开化县民政部门前来考察这栋老宅，欲恢复中共浙皖特委旧址。林翠娥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把房子捐给国家，并继续住在老宅中看护。自此，她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史的“义务讲解员”，一讲就是38年。

“我叫林翠娥，今年93岁。我家出了

三个红军，我丈夫是抗战老兵。我一直有个心愿，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，我这个想法更为强烈，我向党组织提出申请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恳请党组织考验我。”

这份入党申请书由林翠娥口述，女婿执笔。4月8日，林翠娥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上一笔一画写下名字，郑重递交村党支部。

“我经过新旧两个社会，通过对比，我深深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。”林翠娥说。

红色火种

每天清晨8时许，体重仅60多斤的林翠娥就拄着登山杖，佝身踱步到特委旧址，扫地、擦桌、烧开水，静候宾客到来。有人前来参观拜访，她都起身相迎，微笑交流，再起身目送访客离开。“红军洞”“英雄潭”等红军故事，经她讲述逐渐被人熟悉。

“既是看守，就要担起这个责任。”林翠娥郑重地说。不论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，她从不敷衍。每次接待前，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，再洗脸洗手，她说这不只是对客人的尊重，也是对红军先辈的敬畏和感恩。

红色火种在林翠娥家中传递。林翠娥的女儿江林敏说，在革命先辈和父辈的影响下，儿孙们从小养成了勤勉正直、自强不息的品格。谈及奶奶林翠娥，39岁的江友恒自豪地说他的名字就是奶奶取的，寄望自己做事有恒心，对人真诚友善。

“我教导他们要坦诚做事，真诚待人，清白白做人，实实在在地报效国家。”江林敏说。如今，林翠娥的孙辈中有3人考上重点大学，其中2人留学归国。家里已是四代同堂，林翠娥内心十分满足。

独自走过这些年，一颗饱经风霜的心，成日坐在这天井下，迎来送往。

“这里曾经是我的家，只要我还讲得动我就会一直讲下去。”对林翠娥而言，守在这里，不单单是守住那一段传承不息的红色记忆，更是守住自己的那份精神信仰。

“摔”出一片天，乡村“摔跤校长”带山里孩子成功逆袭

本报记者姚子云、胡晨欢、张欢

“农村娃娃首先要把书读好，有练摔跤的劲，不如多帮家里干点农活。”

在罗霄山脉北支武功山深处的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小学，听说新来的体育老师朱志辉，要在学校推广摔跤等项目，其他老师都面露惊色。

那是1996年，朱志辉刚从江西省萍乡市体校毕业，来到萍乡市芦溪县新泉小学任教。

如今，朱志辉的学生已斩获近400枚奖牌。由于表现优秀，朱志辉从2006年开始担任小学校长。摔跤取得的成绩，也给他所在的山区学校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。学校挂起了3个“国字号”招牌：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、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。

扎根：我们校长是体育老师

短小的身材，粗壮的臂膀，黝黑的脸庞……初见朱志辉，很难将他与校长、摔跤教练联系起来。

“当年我在萍乡体校的专业是举重，临近毕业选修了摔跤专业，这才误打误撞与摔跤结缘。”朱志辉说，刚来这里时，这所山村学校只有巴掌大的校舍，挤着三百来个学生，大家相信读书才能走出大山，对于体育很陌生。

朱志辉一开始“推销”的是举重运动。教学中，他发现学生更喜欢具有对抗性的摔跤，于是把重心调整到摔跤上。为了提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水平，一有时间，朱志辉就研究比赛视频、琢磨教学方法，抱着人型沙袋练习摔打。

当时，学校办学经费紧张，建设一个专业摔跤训练场馆对朱志辉而言不太现实。但架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最终，学校挨着围墙给摔跤队搭建了一间60平方米木瓦结构的简陋训练室。

有了训练场所，朱志辉又为训练器材发愁。“真是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”他把汽车内胎剪成长条，供学生们进行肌肉拉伸训练；用木头制成进行深蹲练习的杠铃，靠控制两端木头片的厚度调节杠铃重量；带队员去学校附近的小溪投掷石块，锻炼手臂力量。

朱志辉还打起了母校的“主意”，在一通诉苦后，萍乡体校同意让他把淘汰的杠铃、摔跤垫、深蹲架、人形沙袋等专业器械拖回简陋的训练室。

摆在朱志辉面前的难题远不止这些。他渐渐发现，一些学生练着练着就不来了，“学生文

朱志辉决定把摔跤作为突破口，体教结合，培养阳光、自信、全面发展的学生。“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还能让孩子们有规则意识和拼搏精神，提高抗挫折能力”

25年来，这所乡村学校培养了上百名摔跤运动员，其中56人被省、市级体校选中，一人闯进国家队

在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麻田中心学校的摔跤馆，朱志辉(中)给学生示范摔跤动作要领(2020年11月11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

化成绩退步了，就把‘锅’甩给摔跤课。”朱志辉又得上门解释，同时督促学生学业。

暑假集训，朱志辉带着摔跤队员，一人一张凉席铺在教室的地上，一睡就是两个月。他早起买菜，每天训练结束后带着几名稍大一点的队员买菜、做饭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97年，这群孩子参加市运动会，获得6金12银的好成绩。

朱志辉备受鼓舞，摔跤队一直办了下去。他也从一名新手教师，成长为小有名气的体育教师。鉴于他的优秀表现，2006年他担任起麻田中心学校校长。

“破天荒！体育老师还能当校长。”在质疑和惊讶中，朱志辉开启了以体育育人之路。

抽枝：摔跤队员“升职”记

1997年，被领进摔跤队时，只有10岁的曾汉金，已在村里“打”出了名气。

在不少教师看来，曾汉金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学生，躲都来不及。可是朱志辉却认为这个孩子“敢打敢拼”，是摔跤的好苗子。

“不行，孩子本来就顽皮，再跟着学武术，那以后就更不服管教了。”在曾汉金父母看来，有了一身“功夫”，孩子以后更容易惹祸。

朱志辉苦口婆心解释着体育能够塑造人的道理。他还拿自己举例，身材矮小的他在体育中收获了自信，成为一名体育老师。

好说歹说，在曾汉金父母半信半疑中，朱志



辉把孩子带走。在入队后的第一场较量中，一连三个回合，曾汉金都输了。“摔跤不是打架，要学会在规则里赢”，这是曾汉金在摔跤队学到的第一个道理。

过了新鲜劲，练习扎马步、侧手翻、引体向上……高强度的训练让曾汉金叫苦不迭，隔三岔五逃训。朱志辉鼓励他：“放弃了，前面的苦就白吃了。”

一次训练中，曾汉金踝关节受伤，昔日的“小霸王”痛得坐在地上抹眼泪，哭着要回家。朱志辉帮他穿鞋子，系鞋带，在台阶前蹲下身子，“来，趴在我背上！”

背去食堂吃饭，饭后又背回教室，放学后再将他交到父母手里。就这样，朱志辉背了曾汉金半个月。

暑期训练时，曾汉金吃住都和朱志辉在一起。这个不一样的老师，彻底走进了曾汉金的心里，他决定要跟着老师好好练。

摔跤打开了曾汉金人生另一扇门，他连续4年获江西省少儿赛冠军，一步步从市体校闯入国家队，还获得全国摔跤锦标赛第二名。

“怎么一眼看出是不是摔跤运动员？”曾汉金说着，指了指自己的耳朵。他的耳廓与常人不同。摔跤的时候，一般都会紧紧抱住对方的头，而被抱者又会尽力挣脱，耳廓很容易骨折变形。

“‘跛耳’不是练出来的，是‘摔’出来的，只有经过锤炼的摔跤员才有。”说这话时，曾

汉金脸上透着一丝骄傲。

2012年，曾汉金因伤退役，回到麻田中心学校任教，“如果不是朱志辉老师把我领进摔跤队，我现在可能只是个‘小混混’”。

如今，麻田中心学校摔跤队又迎来新鲜血液，一位叫钟文显的年轻女孩开始担任教练。“当时在萍乡市体校训练时，曾汉金老师是我的教练。”钟文显说，去年体校毕业后，她就想着像曾老师一样用体育带动乡村学校发展。

“作为女性摔跤教练，很多学生开始对我很好奇，但体育精神不分男女，我要把拼搏进取的观念传递给他们。”钟文显说。

发芽：摔跤吧！同学们

如今，麻田中心学校有学生600余人、教职员工47人，甚至有从县城学校回流的学生。在朱志辉的带领下，麻田中心学校俨然从一所不知名的山村学校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摔跤特色学校。

朱志辉刚担任校长时，学校仅有一栋教学楼，办学条件困难。“一到下雨，要摆砖头铺条路。”不少孩子上完初中就随家人一起外出打工了。

朱志辉决定把摔跤作为突破口，体教结合，培养阳光、自信、全面发展的学生。每斩获一枚奖牌，摔跤队的孩子都会带回家先“炫耀”几天，再将它送到校长朱志辉

手里。随着摔跤队越办越好，奖项越拿越多，朱志辉都快记不清奖牌的数量了。

25年来，朱志辉这所乡村学校培养了上百名摔跤运动员，其中56人被省、市级体校选中，一人闯进国家队。

摔跤对孩子们来说，不仅仅是身体的锤炼，更是性格的塑造。麻田中心学校摔跤队员林俊安，在老师和家长眼里一直是个内向的孩子，“在练摔跤之前，甚至有人说我有抑郁症。”加入摔跤队之后，林俊安逐渐开朗起来，在与教练和队友的“切磋”中，他也逐渐愿意开口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，脸上的笑容也多了。

林俊安的妹妹林俊熙，从小就喜欢跟在哥哥身后一起训练、玩耍。去年，10岁的林俊熙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摔跤队，成为为数不多的女队员。“前段时间刚打赢了队里一个男孩。”提起这个小小“战绩”，她掩饰不住脸上的得意，“妈妈很支持我，想让我得冠军呢”。

农村家长对体育的轻视是与生俱来的，在“练体育能有什么出息”的质疑中，学校摔跤队立下了规矩：如果期中、期末连续两次考试文化课成绩在及格线以下，就不能继续参训，也不允许代表学校或摔跤队外出参赛。

“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，必须要有文化成绩作支撑。”朱志辉说。

随着学校的办学资金逐渐充裕，朱志辉燕子衔泥般从桌椅到教学楼都在“更新换代”。2018年，一座铺有专业摔跤垫的室内摔跤馆正式启用。

为普及摔跤技能，学校将“摔跤进课堂”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起点，把每个班的体育课安排为两节连堂课，确保每个学生每周都能上一次80分钟的摔跤专项训练课。

如朱志辉所愿，学校的很多学生都爱上了摔跤，附近的家长和村民也逐渐了解了这项运动。一年一次的摔跤艺术节也应运而生，孩子们“写摔跤”“画摔跤”“跳摔跤舞”等，在竞技场外，体验摔跤带来成就感。

但朱志辉也清楚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去省队、国家队，每个孩子天赋不同，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概率小。摔跤给了孩子另一个出路，但能走多远，没人能保证。于是，书法、美术、舞蹈等兴趣小组活跃起来。体操课、围棋课、足球课、乒乓球课等体育类课程也日渐丰富。

“体育不仅能强身健体，还能让孩子们有规则意识和拼搏精神，提高抗挫折能力。”朱志辉说。